

英国议会《汉萨德辩论》数据库(1803—1878)研究

张志云¹, 潘璐辰²

(1. 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240; 2.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海洋史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0)

摘要:英国《汉萨德辩论》在1803至1878年间实现从私人出版物至半官方出版物的转变。在下议院议员对议会辩论报告的要求经历“一份议会辩论报告”到“一份权威的”再到“一份官方的议会辩论报告”的转变的同时,小汉萨德对于设立官方辩论报告的态度也发生转变。由于《汉萨德辩论》的读者始终相对有限,英国政府得以采取政府购买和资助《汉萨德辩论》的政策,调整它的出版计划、出版内容、编排方式、编排工作,最终将其收入半官方的管理体系中。这是汉萨德公司与英国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英国议会;上议院;下议院;汉萨德辩论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3)04-0119-09

A Database Long Neglec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 Study of *Th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 (1803 - 1878)

ZHANG Zhiyun¹, PAN Luchen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2. Ocea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 in Britain changed from a private publication to a semi-official publication between 1803 and 1878.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demand for parliamentary debate report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changed from “a parliamentary debate report” to “an authoritative” to “an official parliamentary debate report”, Hansard's attitude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fficial debate report also changed. Since the readership of *Th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 was always relatively limit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able to adopt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 purchase and funding of *Th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 adjusted its publication plan, publication content, arrangement and arrangement work, and finally included it in the semi-official management system. This was the result of a joint effort between Hansard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Key words: modern British history; the House of Lords;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

收稿日期: 2022-10-2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关通史”(编号: 21&ZD2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志云(1979—), 男, 江苏扬州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史、中国海关史, 历史地理资讯系统。

潘璐辰(1997—), 女, 江苏南京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一、前言

近年来,外文史料数据库大量建立,中国学者不必出国访问档案馆,即可对英国藏有的大量史料获得全新的认识,例如:Adam Matthew 公司制作的藏有英国外交部 FO371 档案的“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9—1980”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史料的“China:Trade,Politics and Culture,1793—1980”数据库,Gale 公司制作的藏有英国外交部 FO 17 档案,中国海关档案与海关出版品的“China from Empire to Republic:Records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of China 1854—1949”数据库和殖民地部档案的“China and Modern World”数据库。但是这些数据库只对打字机的机打史料有文字检索功能,对于文件旁的手写检索精度仍有待加强。又因日期常常残缺等种种问题,虽然对中文学界理解英国史料有很大的贡献,但在使用上仍有种种不便。况且,数据库通常所费不貲,需要学校图书馆的经费支持。

中文学界一直忽略一座英文史料数据库。它既不需要花钱购买,又没有网域限制,还有完整的日期和文字的检索功能的数据库,即英国议会的《汉萨德辩论》^①。《汉萨德辩论》自 1802 年 1 月 1 日到现在每天更新上下议会的发言逐字稿,这是比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更巨大和详细的数据库。《汉萨德辩论》除好用、免费和无网域限制外,其最大价值有二:首先,英国是内阁议会的行政立法合一制,所以首相、外交大臣、殖民大臣都是下会议员,因此他们的发言都会被详细地纪录在《汉萨德辩论》中;而且也可以从这些文件中,探讨他们从后排议员(也就是不在内阁中的议员)到前排议员(有内阁职务的议员)发言时的心路历程,或者是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立场改变或是某位议员改换党派时的政策对立之处。其次,因为其他大英国协王国^②都是内阁议会的行政立法合一制,其议会辩论也是沿用英国体制,所以这些国家的议会辩论报告也叫《汉萨德辩论》。所以一旦了解英国《汉萨德辩论》历史,不但了解英国史,同时也了解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档案体制。

《汉萨德辩论》尚未数字化之前,其使用难度较高,所以在 20 世纪,英国史学家都有发表研究成果,方便学界使用^③。但是对英国近、现代史而言,《汉萨德辩论》更有建构其新闻学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重要性,所以也有学者从这一方面进行研究^④。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唐纳森简述《汉萨德辩论》从 1803 年到 1908 年的编纂发展历程^⑤。除了指引性质和新闻学的研究之外,当然有英国学者对汉萨德家族史与《汉萨德辩论》的关系发表研究成果^⑥以及用《汉萨德辩论》研究单一法案议题的成果。

上述研究目的不同,但是对《汉萨德辩论》的编制和体例有一定程度的梳理。例如,唐纳森不仅谈及议会辩论报告的出版事业,还谈及了其报告来源的情况。他认为在 1909 年逐字逐句的官方报道出版前,《汉萨德辩论》只是给出一份一般性的辩论报告^[1]。安德森认为《汉萨德辩论》中的报告选自不同报刊的报道,经过编排、加工和议员审议后已经同原本产生差异,英国 19 世纪中期议会辩论的原始记录来源于报纸而非《汉萨德辩论》自身^[2]。里克斯提出《汉萨德辩论》与报纸报道存在差异,公众每日都是通过报纸报道而不是通过《汉萨德辩论》来了解议会辩论报告^[3]。

因此,《汉萨德辩论》确实是中文学界长期忽略的数据库,而且其内容也是现在常用的英国史料数

① 英国上下议院《汉萨德辩论》的网址:<https://hansard.parliament.uk/>

② 大英国协王国(Commonwealth realm)是由国协成员国中的 16 个实行君主立宪,且国家元首(君主)与英国君主为同一人的国家组成的国家群体。这些王国一起构成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共主邦联。截至 2020 年,这 16 国领土面积总合 1870 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共 1.34 亿。<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81%AF%E9%82%A6%E7%8E%8B%E5%9C%8B>。

③ Frank Rodgers & Rose Phelps, *A Guide to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7; Percy Ford & Grace Ford, *A Guide to Parliamentary Papers: What They Are, How to Find Them, How to Use Them*,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④ Samuel Whittaker, *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n Engl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lonies: with Notes on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and the Question of Official Parliamentary Reporting*, Manchester: J. Heywood, 1877.

⑤ Jordan H. Donaldson, *The Reports of Parliamentary Debates, 1803 - 1908*, *Economica*, Vol. 11, No. 34 (November 1931), pp. 437 - 439.

⑥ J. C. Trewin and E. M. King, *Printer to the House: The Story of Hansard*, London: Methuen, 1952.

数据库中缺乏的档案。但是就算有日期和文字检索功能,利用《汉萨德辩论》时,也必须对其档案成型的过程和体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然就只是搜寻关键字后随意剪粘史料的过程。本文就从《汉萨德辩论》的前身《科贝特政治纪事周报》开始分析,转到小汉萨德与英国议会的合作后开始的体例成型,最后到英国议会如何规范《汉萨德辩论》的编纂和出版,最后变成英国议会的半官方出版物的历史过程。希望帮助中文学界多加利用《汉萨德辩论》。

二、从《政治纪事周报》到《汉萨德辩论》

1802年,科贝特开始出版《科贝特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又称为《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1803年,他将修正后的完整的议会辩论报告作为《政治纪事年报》(*Cobbett's Annual Political Register*)的增刊半年出版一次^{[4]326}。但由于增刊的形式不足以实现他出版完整的辩论报告的目标,因此1804年他将议会辩论的内容单独出版,称为《科贝特辩论》(*Cobbett's Parliamentary Debates*)。1804年,《科贝特辩论》每卷的编排出版工作会在议会日志(*Journals*)完成后尽快结束。与《政治纪事周报》大批量的发行不同,《科贝特辩论》是以订阅数量决定发行量^{[5]736}。在内容上,该刊目录分为三部分,两部分分别是上议院和下议院辩论报告目录,以时间为序记载两院的辩论进程。另一目录名为议会账目、回复文件和名单(*Parliamentary Accounts, Returns, Lists &c*),记载与辩论相关的账目、其他文件及其相应页码^①。议会辩论报告中除以辩论(*Debates*)为主体外,还包含会议纪要(*Minutes of Minor Proceedings*)、讯息(*Messages*)、动议(*Motions*)、投票时的少数成员名单(*Lists of minorities*)等内容。该刊包含每届议会开幕时的参会议员的完整名单,同时还列出时任内阁首相和其他部长的人员名单。刊尾附有四篇索引,其中两篇分别是按照辩论的主题进行排列,另两篇是按照发言人的姓名进行排列,均分为上议院索引和下议院索引^{[6]A2-A3}。就编排方式而言,依照目录的排版分别分为上下议院辩论、议会文书、各类席名录以及索引四部分。在目录中,上下议院辩论的内容以时间为序分开编排。但在正文中,辩论的内容则为合并编排。相关的议会账目、回复文件则分别编排在正文和附录中。1805年,科贝特在出版第3卷时,对出版内容和编排方式做出调整,将与财政有关的账目文件和其他报告将统一打印在当届议会的末刊中(第5卷),单列在账目文件和报告的子目录下^[7]。

1809年,科贝特因在《政治纪事周报》上发表谴责英国士兵被德国雇佣兵围捕和鞭打的内容,被指控犯有煽动和诽谤罪入狱,这直接导致科贝特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8]159}。为筹措资金,他于1812年将《科贝特辩论》的股份卖给老汉萨德。因此,1812年出版的第23卷中,标题由《科贝特辩论》变为《议会辩论》(*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除此以外,为声明版权的变更,老汉萨德于当年又照原版重新出版前22卷,标题全部更替为《议会辩论》。1820年,《议会辩论》的第1辑已出版至41卷。由于同年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三世因病去世,乔治四世继承其王位,因此第1辑《议会辩论》的出版结束,第二辑的出版开始。第二辑的出版涵盖了乔治四世统治的10年,共25卷。1829年,在出版第2辑第21卷时,他又把标题更替为《汉萨德辩论》(*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与当时另一家议会辩论的出版刊物《议会之镜》(*The Mirror of Parliament*)竞争。1831年,小汉萨德接管其父亲的业务,开始《汉萨德辩论》第3辑的出版。

在1803年到1829年间,通常一个会期只会出版两至三卷《科贝特——汉萨德辩论》^②。但1830年以后就发生变化,由于1830年议会辩论幅度的增长以及辩论重要性的增加,所以该会期将会出版4卷

① 在这一目录中可以找到向议会递交的所有账目文件(*Accounts*)、估算文件(*Estimates*)、回复文件(*Returns*),以及本刊所涵盖的议会会期内通过的法令(*Acts*)等内容。将诸多账目和报表编排在内的做法,将会给那些关注财政、政治经济学、军事或海军事务及其他国家问题的人提供极大帮助。

② 因1803—1829年间,这本刊物屡次更名,分别具有《科贝特辩论》《议会辩论》《汉萨德辩论》三个名称,因此称为《科贝特——汉萨德辩论》。

辩论报告,每卷分拆成5期进行出版,每期9页,每两周出版1次^{[9]1-2}。每期议会辩论报告出版5至6卷已是常态。老汉萨德针对议会文书(Parliamentary Paper)部分做调整,自1820年出版第1辑后,账目文件几乎不再单列在《汉萨德辩论》的目录中,转而又涵盖在议会文书的目录下,但仍然保持每卷账目文件打印在本届议会未刊中的形式。自1831年小汉萨德开始出版《汉萨德辩论》第3辑第1卷始,就不再打印议会文书的内容。《汉萨德辩论》的体例基本定型。

在这一时期,《科贝特——汉萨德辩论》的股份持有者主要是科贝特和老汉萨德,但实际的编辑工作是由合伙人赖特(John Wright)处理^①。甚至在这本刊物易手后,赖特仍然在老汉萨德的公司里处理《汉萨德辩论》的编排工作,直到1830年。

三、小汉萨德和议会的早期合作

同一时期除《汉萨德辩论》,另有18家同时从事议会辩论报告的出版公司,其中《议会之镜》^②是《汉萨德辩论》的主要竞争对手。1834年5月22日,下议院议员图克(William Tooke)因《议会之镜》遇到财政危机,向议会提出动议,希望议会特选委员会考虑将议会辩论的内容进行公开出版。图克认为应该由议会授权设立一份真实的辩论报告^③。他认为从目前来看,议会应该在保护其特权的同时,对其选民负责,将议会中的所有讯息传达给公众。他表示出版辩论中的私人事务并不会给予私人出版商任何回报,除非议会给予私人出版商援助,否则该目标无法实现。此动议受到威利(Samuel Whalley)的支持,但该动议以117票对99票被否决^[10]。总的来说,在议员的讨论中提出两种出版议会辩论报告的需求,分为出版议会辩论报告供政府公众宣传的需求,以及政府与议会阅读、引用议会辩论报告的需求;议会辩论报告的出版形态分为日报报道和议会授权的报告汇编两种形式,记录方式分为自主撰写和逐字逐句两种方式,阅读受众分为公众和政府两者。辩论中,多数议员都表达对反对派的支持,因此该动议被否决^[10]。这项提议是否会带来任何公共利益,以及是否会花费大量公共开支是他们考虑的核心问题。

小汉萨德也曾在1834年对图克提出的动议表达反对意见。他认为《汉萨德辩论》和日报已经提供所有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并且能够满足公众的阅读目的。《议会之镜》的失败在于其对商业利润的错误评估,以及对于公众需求的错误理解。作为一种商业获利,《议会之镜》已经彻底失败^{[11]3-7}。1841年,《议会之镜》因破产而退出竞争。从此以后,在同类辩论报告仅剩《汉萨德辩论》一家出版商维持运营。

自19世纪以来,对于一份真实的议会辩论报告的需求声从未停止。虽然日报的形式已经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但却不能满足政府与议会阅读与引用的需求。另一方面,《汉萨德辩论》赖以生存的报道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形式所取代,日报“速写”式让《汉萨德辩论》能够用来汇编的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范围都减少了。《汉萨德辩论》订阅者的减少与议会对于实辩论报告的需求使这两者第一次走向合谋^④。在1855年之前,英国各公共机构或政府各部门人员已经开始订阅《汉萨德辩论》。1855年,英国政府求停止私人订阅《汉萨德辩论》,并发布一份财政部会议记录,要求皇家文书局(Stationery Office)购买100份

① 起初,科贝特出版《科贝特议会辩论》的目的是利用这份刊物来宣传他及其同盟的政治观点。但很快,由于他与温德姆(William Windham)建立的同盟关系倾覆,他就放弃了《辩论》的编辑工作。

② 《议会之镜》由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叔叔,记者巴罗(John Henry Barrow)创办。巴罗雇佣专门的记者团队,其中尤以狄更斯报道的辩论最为著名。

③ 图克所提出的真实的议会辩论报告的出版形式与日报不同,是以汇编成册的形式出版的书籍。

④ 在1877年4月20日下议院的辩论中,特蕾西(Charles Tracy)曾经引用了1856年著名经济学家科布登(Cobden)的信件,信中表示那时政府曾经考虑过资助私人企业。此外,设立一份官方议会辩论的事宜还尚未被议会讨论。科布登表达了对政府资助私人企业出版一事的支持,他认为在确保议会辩论报告出版的准确性和即时性的同时,还应该降低价格来扩大传播。参见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20 April 1877, cols. 1546-1639。

《汉萨德辩论》分发给这些机构和人员^{[12]37}。1862年,订阅量增长至120份^①。皇家文书局的统一订购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官方的认可,同时也让这家公司依赖于政府采购。另一方面,小汉萨德也进一步谋求与政府合作,这通过1862年召开的议会议程特选委员会得以体现。

1862年4月1日,鲍威尔(Edward Bouverie)在议会中提出举办特选委员会的动议,来讨论“为议员提供一份简明的议会记录”是否可行的问题。该动议经投票后通过,10日特选委员会成立^②,小汉萨德于5月12日的第二次会议中,受到特选委员会的质询。委员会质询小汉萨德提交的这份文件及《汉萨德辩论》的情况。小汉萨德表示,他曾向主席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他认为根据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来编纂索引会非常有用。他向主席和委员会都呈递一份索引。与《汉萨德辩论》的索引不同,这份索引是他根据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中的议会记录的内容编纂的。其中涵盖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中所有法案(Bills)、动议(Motions)、提问(Questions)和官方回答(Official Answers)以及《汉萨德辩论》中出现的内容。在没有《汉萨德辩论》可以参照的情况下,可依据索引了解议会中采取的措施、法案和动议。索引的内容非常详细,包含议会在每一阶段的相关细节。在索引之后都附上《汉萨德辩论》的页码,以参考其中内容。他表示,一旦《汉萨德辩论》的编纂工作完成,就会在会期结束后三个月内完成这份索引的编纂工作^{[12]36}。由于包含议会事务和言论,《汉萨德辩论》的索引、《汉萨德辩论》本文联系在一起,这是索引的价值^{[12]40}。

此外,为迎合本次特选委员会的要求,小汉萨德依照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中的内容编纂索引的同时,又编纂一份摘要。1863年,小汉萨德在编纂《汉萨德辩论》第3辑第169卷时,一改先前的编排方式,以日期为序,将上下议院的内容合并编排。目录部分注明“Being also an abstract of the lords ‘minutes of proceeding’, and the commons ‘votes and proceedings,’ in relation to the public business of the session”,即该目录的内容为上议院投票与议事录(Minutes of Proceeding)以及下议院投票与议事录(Votes and Proceedings)的摘要^[14]。

委员会报告中阐述对于小汉萨德递交的索引以及《汉萨德辩论》的态度。由于否定对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中的条目筛选并进行编纂的形式,因此否决各个出版商递交至委员会的“简明的议会记录”,其中也包括小汉萨德递交的索引。根据质询,委员会认为罗斯(Charles Ross)所编纂的《议会记录》(Parliamentary Record)中只包含从两院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中挑选出的部分条目,以及两院中的提问和回答。但他们认为挑选后汇编是不可取的。在否定“简明的议会记录”的同时,议会肯定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的“繁复而冗长”记录形式。这两种记录作为立法的基础而存在^{[12]vi}。这也是对《汉萨德辩论》记录形式的肯定。《汉萨德辩论》是委员会审查的文件中,除投票与议事录和日志外唯一一份客观记录议会辩论,而不仅是对辩论内容进行概括的出版品,委员会对此予以了肯定。

但在报告中,委员会否定由议会授权编纂辩论报告一事。这出于两点原因:第一是因为授予某本私人刊物议会权威所涉及的问题;第二是因为委员会认为《汉萨德辩论》的成功有赖于政府的赞助。这不意味着议会放弃这本刊物,委员会表示“经财政部批准,皇家文书局可以进行一些类似的安排,以便为议员和主要的公共机构打印和发放一定数量的上述文件。文书局也可以签订订阅协议的形式,向能够

① 1877年4月20日下议院的辩论中蒙塔古(Robert Montagu)交代了政府订购这120份《汉萨德辩论》的用途。他表示1876年政府订购了120份《辩论》,1877年政府订购了121份,花费了775英镑。他手中有一份《辩论》的发送清单。120份中18份发给了财政部,1份发给了军队的总司令,1份发给了地方政府委员会,1份发给了慈善委员会,1份发给了财政部长,1份发给了英国驻巴黎大使,54份发给了殖民地政府,1份发给了国债管理局,4份发给了战争委员会,4份发给了议会图书馆等等。参见 Hansard,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20 April 1877, cols. 1546–1639。

② 委员会成立当天选举了13位委员会成员,28日又增补了2位成员至15位。1862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当年7月2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两个月内共召开了五次会议。前三次会议分别于5月5日、12日和26日展开,主要对相关证人进行了质询。后两次会议分别于6月26日和7月2日展开,主要对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参见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arliamentary Proceedings,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373, 1862, pp. ii–xii。

自费编排、打印和出版的出版商订购一定数量的文件。委员会建议文书局应该在短期内采纳这样一种订阅形式来检验出版这样一部作品能带来的好处。委员会承诺编排、打印和发放 1200 份这样的文件的全部费用不会超过 500 英镑^{[12]vi}。这一既能使议会从出版辩论报告的责任中免除,又能满足议会节省成本和政府阅读需求的做法,在 1862 年的特选委员会报告中得到确认和延续。

四、1878 年议会特选委员会

19 世纪中后期,有关于议会辩论报告的动议愈发增多,愈发频繁。在这一阶段,议员们普遍对日报“速写”式的报道模式频频抱怨,再次提出有关设立一份真实的议会辩论报告的动议。从 19 世纪初至 1880 年,议员对议会辩论报告的要求经历“议会辩论报告”到“授权的议会辩论报告”再到“官方的议会辩论报告”的转变。在这转变背后,是议会辩论报告书写模式由相对详尽再到如今普遍“速写”的转变。

1877 年 4 月 20 日,特蕾西(Charles Tracy)提出一则动议:为“议会应该任命一个特选委员会来考量为议会提供一份官方的辩论报告”^[15]。与 1834 年 5 月 22 日的辩论类似,辩论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1. 针对是否应该设立一本官方的辩论报告;2. 针对这本辩论报告的记录方式;3. 针对这本辩论报告阅读受众。但与 1834 年 5 月 22 日的辩论不同的是,辩论内容由“授权的议会辩论报告”转变为“官方的议会辩论报告”。1834 年的辩论中,议员普遍认为目前日报的报道形式已经能够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并且议会授权的方式将会导致议院出版权的垄断,扩大议会辩论报告的内容将会动用公共开支。但如今,无论是由记者自主撰写报道内容的做法或是议会授权的做法,都不能满足议员的需求,况且这两种做法都由私人企业承担,因此特蕾西提出此动议。

特蕾西将现有的议会辩论报告分为私人出版和官方出版这两种类型,认为议会应该设立一份官方的辩论报告。针对这本辩论报告的记录方式,他提出应以逐字逐句的形式出版。他认为长期以来让议会依赖私人企业已经发生改变,日报和《汉萨德辩论》都不能满足议会需求。他表示议会中处理的事务已经大幅增加,但让公众了解议会事务的手段却没有进步。这体现在,一方面,日报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只给出一份辩论的节略;另一方面,《汉萨德辩论》虽然给出一份更为详细的记录,但它不是逐字逐句编写,不具有任何权威性,并且它实际上只用于议会议员、公共机关和少数图书馆。此外,《汉萨德辩论》的另一不便之处在于议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纠正他们的发言稿,并且通常在辩论发表结束后两个月才出版。他认为应该尽最大努力鼓励报纸报道,并设立逐字逐句的官方报告作为新闻报纸报道的参照物,这将有助于提高报纸的报道水平。针对这本辩论报告的阅读群体,他认为这份辩论报告既是为公众和选民提供的,也是为议会本身留存的。这体现在,一方面议会需要向公众和选民提供逐字逐句的辩论报告,并且提供政治教育;另一方面议会需要为其立法提供一份依据^[15]。

除支持者外,还有一部分群体持相对中立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本辩论报告的记录方式和阅读受众都有待考量。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对特蕾西的动议表示支持,对其动议做了补充。他解释了新闻报道大幅缩水的原因,认为报纸的业务是迎合市场,而议会出版的是选民需要阅读的东西^[15]。卡文迪什认为除“委员会设立一份逐字逐句的官方辩论报告的便宜性问题”外,还有两个议题值得探讨:首先,如何让少部分仍对此事有兴趣的群体阅读此书;其次,议会是否需要拥有一份永久的辩论报告。此外,他提出议会已经决定资助《汉萨德辩论》的出版。如果适当增加资助金额,并且在适度的预防措施下,就可以确保议会拥有一份永久的辩论报告^[15]。

财政大臣提出反对意见:如果议会要设立一份官方的辩论报告,就必须有人对此事负责。针对这本辩论报告的记录方式问题,他认为这份报告是否是一份完整的逐字报告,还是一份经过压缩和挑选后的报告值得讨论。如果是一份逐字报告,那么就有必要让议员有机会修改和纠正他们的演讲。除此以外,还会出现议员是否有权利和时间修改他们的演讲的问题,允准多长时间来修改他们的演讲的问题。这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即这本辩论报告的阅读受众问题:这本报告是为下议院本身的利益而编写的,还

是为作为报告读者的公众来编写的?如果给予议员时间来纠正这些报告,它们就会失去时效性。他认为出版官方报道,会让那些有阅读需求的人通过官方报告获得更全面的信息,这部分人对报纸的需求就会下降,而公众本身也并不关心“每分钟的报道”。最后,他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与英国议会完全等同,因此英国议会也不必坚持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做法。他建议还是坚持以往报道制度。^[15]

与1834年的议会辩论类似,是否应该设立辩论报告,这份辩论报告的记录方式都成为了辩论中的主要议题。但不同的是,1834年时,尚有众多日报、《议会之镜》以及《汉萨德辩论》来满足议会和政府的阅读需求。1878年时,这些私人刊物已不能满足议员的阅读需求,因此议员要求设立一本官方的辩论报告。议员对议会辩论报告的需求从授权向官方发生了转变。除此以外,议会辩论中还由记录形式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辩论报告的受众问题。在本次会议临近结束时,福斯特(William Forster)代格莱斯顿以及纽德盖特(Charles Newdegate)提出了修正动议的意见,将原动议“议会应该任命一个特选委员会来考量为议会提供一份官方辩论报告的便宜性”修正为“议会应该任命一个特选委员会来考量本院辩论现行报告模式,以及是否需要对方或细节进行改进”。特蕾西接受了福斯特提出的修正案,该动议最终以152票比128票通过^[15]。

1877年12月19日,时任财政大臣秘书代财政大臣斯塔诺斯科特(Stafford Northcote)向小汉萨德发去一封信。在信中,这位秘书表示财政大臣将会在下届(1878年1月17日至1878年8月16日)议会召开时通过一份财政追加预算。这份财政预算为每年3000英镑,用于改善《汉萨德辩论》的出版^①。这笔财政预算将用于改善《汉萨德辩论》中的四个部分:以by order形式呈递至议会的私法案的讨论(discussions on Private Bills by Order),供应委员会的相关讨论(discussions in Committee of Supply),公法案的相关讨论(discussions in Committee on Public Bills),午夜后的辩论(debates after Midnight)。1877年12月27日,小汉萨德向财政大臣回信表示感谢,并且承诺会补足以上内容,使《汉萨德辩论》的内容更完整和准确^{[16]10-11}。

1878年5月28日该特选委员会成立,此次特选委员会围绕议会辩论报告的相关事宜展开^②。小汉萨德在质询中表示,本届议会辩论报告与往届不同,这是因为他采纳了财政大臣对《汉萨德辩论》提出的修改意见^{[16]14}。《汉萨德辩论》在出版计划、出版内容和编排工作都发生转变。就出版计划而言,1855年,政府以统一购买100份《汉萨德辩论》的形式对这本刊物进行资助,但前提条件为《汉萨德辩论》的每期订阅价必须调至5几尼(105先令)。1878年,政府在保证订阅124份《汉萨德辩论》的同时,向小汉萨德提供了3000英镑用于改善这本刊物。由于汉萨德增派编委,并且派驻记者进入议会记录报道,《汉萨德辩论》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本刊物的篇幅也由每会期5到6本增加至8到9本^{[16]32}。虽然每会期的册数大幅增加,但是每期的订购价格仍然保持不变,为5几尼^{[16]17}。同时,小汉萨德承诺如果政府愿意增加资助金额,每会期的订购价格将不会高于5几尼^{[16]23}。此外,《汉萨德辩论》还提高了出版效率,缩短编辑交付演讲到发还至议员进行修订的时间至4到6天。同时,周报的出版间隔时间缩短至24天以及会期结束后未刊的出版时间至13天^{[16]14}。就出版内容而言,小汉萨德表示他增派编委,并且派驻记者于12点后进入议会直接进行报道,补充了财政大臣所提出的缺漏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两

① 实际上当届会期财政大臣并未通过这份3000英镑的财政追加预算,而是代以公务员追加预算中的第二类,共计100英镑。但这只是为了让补助《汉萨德辩论》的政策尽早,并且以最便宜的形式在议会中讨论。并且这100英镑将会从3000英镑的补助金中扣除。因此,每会期提供给汉萨德的补助金将不会超出3000英镑。参见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arliamentary Proceedings,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327, 1878, p. 11。

② 1878年6月17日选举了13位委员会成员,20日又增补了4位成员至17位。由于1878年会会期时未能结束调查,因此该委员会持续至1879年。1878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879年5月23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1878年会会期共召开了9次会议,分别于6月24日、6月28日、7月1日、7月5日、7月8日、7月12日、7月15日、7月19日、7月31日召开。1879年会会期共召开了5次会议,分别于2月28日、3月7日、4月29日、5月16日、5月23日召开。

部分构成了星期三会议(Wednesday's Sittings)的内容^{[16]20}。就编排工作而言,小汉萨德在质询中表示,直到1877年财政大臣要求其派驻记者进入议会记录前,汉萨德公司的编辑一致利用伦敦的各大报纸、小册子、手稿以及其他可以搜集到的材料来编纂《汉萨德辩论》^{[16]19}。但1877年以后,随着出版内容大幅增加,汉萨德的编排工作也随之增多。

除增派编委和派驻记者进入议会直接进行报道外,由某新闻协会会员工向某家报纸或对某个人专门报道的新闻会发到小汉萨德手中,由其亲自修订。小汉萨德表示无论这份辩论报告是作为下议院的官方出版物,或是面向公众的出版品,它都应该是全面和正确的,而不是逐字逐句的,但这两者的内涵不尽相同。小汉萨德认为一份官方的和一份全面而正确的议会辩论报告之间有很大区别^{[16]20}。作为下议院的官方出版物,他认为虽然不需要记载重复和议会中讨论的细微的事务,但除此以外的内容应该是逐字逐句的。因此,简单来说,一份官方的要比一份面向公众的议会辩论报告详尽地多。但对公众而言,他们对这样一份议会官方的、“逐字逐句”的辩论报告并没有阅读需求,他们并不会单独购买它^{[16]21}。相比之下,政治生活的中心区域、图书馆和特定机构应该能找到对此非常感兴趣的读者^{[16]15}。

他认为出版这样一份辩论报告是有必要的。官方的议会辩论报告已经成为公共领域的必需品。他表示英国议会作为全球议会之母,在此事上已经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16]20}。此外,他表示出版它所需要的成本不应该由私人承担,而应该由议会通过投票决定是否出资。他认为与议会出资的成本相比,向公众提供这样一份廉价的官方辩论报告的利益是远远更多的^{[16]33}。与1834年极力反对议会授权出版辩论报告的态度相对,他表示如若要设立官方议会辩论报告或者做出其他改变,他认为政府应该给予它优先考虑^{[16]22}。

最终,委员会否定出版官方议会辩论报告的动议,并且选择以加强与汉萨德公司合作的形式来满足目前的议会需求。委员会报告中表示:“该委员会考察了目前议会辩论报告的出版情况,有关官方辩论报告的出版建议以及对《汉萨德辩论》提出的修改建议后,该委员会认为反对出版官方辩论报告的意见超出了可以通过此事获得的优势。”这是由于该委员会认为英国的国情与其他拥有官方辩论报告的国家不同;报纸以极快的速度刊登了大量有关议会辩论的消息,并且由于一份官方辩论报告必须经过发言人的修正,因此无论这是一份逐字逐句的报告或是一份简明的摘要,都无法在报纸刊登前将这份官方辩论报告交至读者手中;只有极少数议会及政府外的人希望拥有一本逐字逐句的辩论报告^{[17]iii-iv}。委员会认为与汉萨德公司的合作有很大的优势。委员会表示在汉萨德公司为议会提供一份辩论报告的同时,将会承担相应的出版责任,而议会将会从出版辩论报告的责任中免除。此外,该委员会认为汉萨德公司应该更迅速地出版《汉萨德辩论》。但如若目前的资助不足以达成此目标,政府应增加额外的资金投入,并且提供合适的座席保障其报道^{[17]iii-iv}。

在这一时期,虽然汉萨德公司并不是名义上的议会官方报道商,其出版的《汉萨德辩论》也并非议会授权的刊物,但它实际上已由政府购买和政府资助的形式作为议会参考物被阅读和引用。如果说1855年议会购买《汉萨德辩论》的行为是对这一政策的初步实践,1862年议会特选委员会的报告则是对这一政策的确认,1878年特选委员会就是对这一政策的落实和加强。

五、结语

英国政府作为出版商的重要角色,以及公众舆论对议会政治的重要影响使得出版议会辩论报告成为了议会中的重要议题。根据1834、1877年两次议会辩论,以及1862、1878两次议会特选委员报告的内容,在这一时期议会始终采取了政府采购与政府资助的政策。出于这一政策的要求,《汉萨德辩论》在出版计划、出版内容、编排工作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此外,自1877年议会辩论中提出辩论报告阅读受众问题后,《汉萨德辩论》的阅读受众在1878年议会特选委员会的报告中得到明确。从1855年订阅的120本到1877年订阅的124本,政府的订阅量

始终没有增加。这是因为《汉萨德辩论》的读者始终相对有限。政府购买和政府资助的政策一方面可以满足政府与议会阅读与引用或公共场所的部分推广的需求,社会团体也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购买《汉萨德辩论》;另一方面也帮助政府节省经济开支。政府与议会阅读与引用,与部分社会团体阅读即为《汉萨德辩论》的出版目的。而《汉萨德辩论》阅读群体的有限性这一特征也是汉萨德公司对政府的依赖进一步加强的原因。与1834年极力反对议会授权出版一份权威的辩论报告的态度大相径庭,小汉萨德不仅支持议会设立一份官方的辩论报告,并且要求对他优先进行考虑。在这80年中,汉萨德公司由一家完全的私人出版商逐渐转变为了一家“半官方”的出版商,纳入了官方的体系中。

参考文献:

- [1] Ordan H. Donaldson. The Reports of Parliamentary Debates, 1803 – 1908 [J]. *Economica*, Vol. 11, No. 34 (November 1931): 437 – 439.
- [2] Anderson Olive. Hansard's hazards: an illustration from 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Law and the 1857 Divorce Act [J].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2, No. 449 (November 1997): 1202 – 1215.
- [3] Kathrin Rix. Whatever Passed in Parliament Ought to be Communicated to the Public, Report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eformed Commons, 1833 – 50 [J].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33, No. 3 (October 2014): 453 – 47.
- [4] Cobbett William. Cobbett's Political Register [M]. Volume 5, 1804, London: R. Bagshaw, 1804.
- [5] Cobbett William. Cobbett's Political Register [M]. Volume 4, 1803, London: R. Bagshaw, 1804.
- [6] Cobbett William. Cobbett's Parliamentary Debates [M]. Series 1, Volume 1, 1803 – 1804, London: R. Bagshaw, 1804.
- [7] Cobbett William. Cobbett's Parliamentary Debates [M]. Series 1, Volume 3, 1805, London: R. Bagshaw, 1805.
- [8] Cole, G. D. H. The Life of William Cobbett [M]. London: W. Collins Sons & Co. 1927.
- [9] Hansard Thomas Curso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M]. Series 2, Volume 24, 1829, London: Baldwin & Cradock, 1829.
- [10]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DB]. 22 May 1834, cols. 1228 – 1248.
- [11] Hansard Thomas Curso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M]. Series 3, Volume 25, 1834, London: Baldwin & Cradock, 1834.
- [12]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arliamentary Proceedings [B].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373, 1862.
- [13]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DB]. 01 April 1862, cols. 404 – 410.
- [14] Hansard Thomas Curson. Table of Contents [A].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M]. Series 3, Volume 169, 1863, London: Cornelius Buck, 1863.
- [15]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DB]. 20 April 1877, cols. 1546 – 1639.
- [16]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arliamentary Reporting [B].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327, 1878.
- [17]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arliamentary Proceedings [B]. House of Commons Papers 203, 1878 – 1879.

(责任编辑:方 兴)